

中醫藥與世界接軌之二

科玄之爭：中醫的救亡

兩週前筆者受邀在約克大學（York University）出席「Bernard Luk Memorial Lecture」，討論地緣政治和社會經濟影響中醫學的存亡。上篇文章向大家介紹了2019 在中國的科研前沿「救亡」，現在回到 18 世紀。

鴉片戰爭為因

1820 年中國的 GDP 推算是世界上最高，到 1933 年，中國估計有 4-12 百萬的鴉片癮君子。1842 年《南京條約》割讓香港及 1860 年《天津條約》政府正式批准傳教士/醫生落戶，兩者的結合為西醫在中國「啟蒙」提供了舞台。到 1870 年，GDP 降了一半。「1919 年五四運動」和「科玄之爭」殃及傳統中醫。

「明治維新」的影響

1879 年，清末樸學大師俞樾發表《廢醫論》，主張：「中醫可廢，而藥不可盡廢」。1881 年，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天津創辦北洋醫學堂。1889-1892 年，92 名傳教士在中國建立了 39 所西醫學校。1914 年，時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的汪大燮決定廢止中醫，包括診所和課程，引致「全國拯救中醫請願書」。隨著 1915 年陳獨秀發表「敬告青年」，1916 年「官方正式承認西醫」。

余樾在大阪醫學院留學時曾發表《關於醫療改革的論述》，他在 1929 年以委員身份出席中央衛生委員會會議提出《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》，他認為中醫理論、脈博、診斷等不科學。3 月 17 日，中醫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，此議案遭強烈反對，之後向南京政府遞交請願書：內容包括：建立中央中醫學院，通過「衛生部組織改革法」，設立中醫委員會，「中醫藥條例」編寫委員會等。中醫藥界人士為了慶祝此事，把每年 3 月 17 日定為「中國國醫節」。

1933 年行政院長汪精衛在討論《中醫條例》（草案）時，建議將中醫院校更名為社團，中醫教育不獲政府資助。1935 年，《中華醫學雜誌》總編于秀英在《廢醫存藥論》中寫道：不認同中醫的診斷方法，但是可以探索中藥方的有效性。同年，中央國醫館設立「處方鑑定會」。雖然 1912-1946 年全國設立了超過 20 所的中醫院校，但 1946 年上海中醫學院及新華醫學院被關閉，到 1947 年，只有廣東中醫專科學校得以倖存下來。1949 年時，中國平均每千人有 1.6 名中醫師。

1950 年 8 月，俞樾計劃在 40 年內廢除所有的中醫師，在第一屆全國衛生委員會上提出「關於實施逐步淘汰年老醫生的建議」，不但被否決，而且接納了反對派建議「統一中醫和西醫，將科學應用於中醫」。1950-1953 年，國家要求中醫

必須參加政府設立的學校課程，教授西醫理論和方法，去替代中醫知識。他們在通過考試後獲發執業牌照，但在 92 個城市、165 個縣中，只有 14000 人合格，即使在高水準的天津，530 人參加考試，只有 55 人合格。

1954 年，毛主席闡述了「中藥應當很好地保護與發展……」，之後指示成立「中國中醫研究院」。1958 年，他呼籲最佳的西醫學習中醫知識，為研究中醫的現代科學奠定了基礎，其在《關於西醫學中醫離職學習班的總結報告》的批示中指出：「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，應當努力發掘，加以提高。」

鴉片條約之果在香港

西醫以香港為基地，1835 年在廣州建眼科醫院，1843 年建醫療傳教醫院和 1854 年在港建政府市民醫院都是在天津醫學院建立前數十年，這說明鴉片戰爭是粵港西醫發展的有利因素。但在中醫方面，1870 年華人醫院條例開始實施，1872 年東華醫院中醫開始接待病人。1884 年「醫療註冊條例」豁免了中醫師，截至 1892 年，香港平均每千人有 2.2 名中醫。

傳教士 Patrick Manson 於 1866-1883 年在台灣和廈門任職於海事海關部門，後於 1887 年回港創立香港醫學院。雖然西醫學院認為中醫不科學，但仍尊重與合作。1899 年他回國創立倫敦熱帶醫學學校（London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）。

1894 年的鼠疫說明了談判和妥協改善了香港環境衛生和醫療服務。1904-1938 年的天花流行與疫苗接種是公共衛生應對的另一個例子。西醫人數從 1904 年的 18 增加到 1935 年的 233 位，當時每千人只有 0.31 名西醫。雖然中醫較西醫多，但到 1936 年，中醫服務分別佔門診病人和住院病人的 35% 和 29%，是反映西醫療效較佳還是病人的選擇？

七零年代，香港溫祥來醫生發現耳針可戒毒，而現在美國的「Opioid Crisis」，特朗普也認可用針刺治療。香港中醫藥的建樹不凡，在《信報》2018 年 11 月 24 日的文章中已作簡報，下期將繼續中醫的「啟蒙之旅」。

黃譚智媛
香港大學醫學院榮譽教授

本文刊於 2019 年 5 月 18 日之《信報》